

各種農事，此乃天之大輪，吉日能與地之大輪協調，人與眾生靈在其中生化，安靜祥和無有不足，而黃道吉日不外乎天氣晴好，地氣生發，人心易得歡喜，這樣事事好，都能圓滿成就，這就是好，一切無咎。

王如豐

「治人事，莫若一嗇，夫為嗇，是謂早服，早服謂之重積得，重積得，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沒知其極，沒知其極，可以有國……」，這些道理都是閔天向周文公姬旦說的話語。

閔天如今是周之大臣了，舊時殷地朝歌北門孟津外的農舍儼然成了一國，夏遺族都跑了，殷民也不去那裡，多年經營，閔天的屬地越來越大，閔天尚無封號，他還是三忠之一，他多想要一個封號，否則他廣佔土地豈不無用？

周文公姬旦一生不下地勞作無一技之長，但他聽閔天說得振振有詞，想來也沒錯，閔天更進一步遊說周文公姬旦，他說：

「有國之母可以長久，是謂根深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……」

閔天這一番話可把周文公姬旦給說明白了，紂王無道，失了天下，是他的「道統」和「禮樂」

讓晚輩後生們都異了服、束髮著冠，但是這些喜歡著穿朝歌女人的禮服之後生晚輩，人人都束手不勞做了，人們都不勞做，糧食和生活物件從何而來？靠他的廣積糧來賞賜遠遠不足，更何況他現在除了幾個小的兒子們肯替他徵糧抽丁以外，老大周公伯禽是不肯替他去爭的，遠在西岐的次子君陳也不聽他的，這兩個不肖子。他只剩下凡伯、蔣伯齡、邢朋叔、茅、胙、祭這些兒子們替他徵糧抽丁驅趕奴隸，其餘宗親各自為家為國，誰還肯替他去徵糧抽丁？

闕天又說了：「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……」

周公姬旦恍然大悟，這不就是周文王的《程典》嗎？《程典》紀載著 三三 乾上坤下就是——「否。」當時周文王一個老人對眾多年輕的妻子們，他說男上女下，他累極了！後來周文王發現將兩卦倒過來變成 三三，坤上乾下就是——「泰」，否極泰來！

闕天年紀也大了，他一生當捐客，過水抽成、隨手取物的事做慣了，他替姜太公向大夫膠鬲索取物件，在殷地朝歌和程邑兩地來回運送物件，這一來二往，他過手都要抽掉一些，他說這是捐價，手拿肩挑都要取工價，他又有替周文公殺猴子給猴子看的權柄，他的行為被後人稱為——牽猴，捐客也稱牽猴仔。所以他深諳牽猴的道理和手法。此時將這種染指即為已有的不勞而獲之事，用冠冕堂皇的話語說給周文公姬旦知道，他深信絕對有用，他可是和姜太公呂尚相處多年，深得真傳啊！

闕天見周公姬旦面露齋色，他繼續說道：

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，固大國可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……」

說的真好，周文公姬旦深有同感，他也是廣娶妻妾之人，焉能不懂？現在他的侍妾不就都

安靜極了嗎？就連「敦倫之時」，她們也都不再用力搖動身體了，這樣讓他很放心，女人在床上簡直成了母獸，好像要吞吃了男人似的，周文公姬旦怕極了女人，但是他又不能沒有女人，只好用賞物叫女人順從，鉗制女人的野性，他說這是行「周公之禮」，是他周公行禮，女人不能動！

只是他現在年老力衰，都八十三歲了，早就不能了，但是他深知他那些侍妾們還是希望能懷孕，以免將來老了無子，女人無子，在周族羌人之中是沒有好下場的，看那些周文王凋零了的妻子們就知道，不是淪為婢女，就是消失在曠野中，死生未卜，他的養娘女醫景不也是抱養了他才得以活命？雖然她是女醫者受羌人尊敬，但是她也不是真正的自由，其他的女人更不堪聞問，都不知所終了。

閔天繼續對周文公姬旦遊說：「小國以下，大國則取大國，故，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欲大者宜為下。」

真是精闢的道理，周文公姬旦想通了，大愈大，小愈小，他還不夠大，有人比他更大，乘他有冢宰百官之權，他要多安插人到各國去當大夫，以防他們坐大！這就叫欲大者宜為下。

周文公姬旦得出結論，民不可以使由之，亦不可以使知之，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，民之難治以其智多。殷民這樣頑強又不順服，就是因為他們自由慣了，殷民也廣有才智和手藝，他們根本不理會他的命令，召公姬奭說的沒錯，殷家商人是頑民！

周文公姬旦稱病躲在魯曲阜，閔天這樣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來拜見他，讓他很窩心，但

1 敦倫：交配的文雅代稱，指夫妻行房。

是要如何才能愚民？對了！遷居，叫他們都遷去一邑，統一好管理，舊時殷地朝歌早就十室九空，土地都被羌人圈佔了，剩下的僅有一些無法遷移或是戀土的小戶人家，大家族早都走了，四海為家去了，另外一些歷代來附的部民也不多，通通將他們遷住一邑，派人管理，應該比較好，遷殷頑民於洛。

甲辰春，周王姬誦想回去沐邑，周文公姬旦想驅逐在奄的徐人，徐人也願意隨周王姬誦，徐人不多戶，並不喜與周文公姬旦之魯國為鄰，夏五月王至自奄。

周文公姬旦實在沒有理由繼續指點江山，可是他依舊不肯讓出權力，但是周王姬誦根本不會將權柄看在眼裡，他樂呵呵的率領從人和奄族回到了沐邑，蒲姑君接納了奄族，兩族合而為一，群居在沐邑東北方。

周文公姬旦不憤，他就這樣失德嗎？人民都不願意留下來，人戶少了，他的歲收就少，來歲若遇荒年，他一家人靠什麼活？他是真的失德了，他萬般無奈的記下（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）。

既然這些夷民都喜歡周王，那麼那些殷頑民和其他部族也都要喜歡周王才對，否則周王就不得人望，周文公姬旦手段高明，他創造文字，也撥弄人性。他一不作二不休，也將魯曲阜南邊與奄為鄰之嬴姓熊羸人也驅逐了，通通送去給周王姬誦小子。

周文公姬旦還是被宗親家族擠兌，要他還政於周王，這家宰百官的權柄都握在手上六年了，他絲毫不能如願，人人都怨怒他，他乾脆大張旗鼓揚言「復政于王」，他要詔告天下，周文公姬旦做了《雒解》一篇，他要就此事大做文章，周文公姬旦說：

「周公將致政，作大邑成周，于中土立城，方千七百二十丈，方七十里，南繫于洛水，北因于邾山，以為天下之大湊。」

周文公姬旦將天下用尺寸來界定了，舊地朝歌無城垣、不設關隘，隨著人居能無限擴大，於是殷民嗤笑他，周文公姬旦借勢派出佔住左學的衛康叔和玉門的大旄，師旅盡出驅趕中土舊地剩下的殷頑民到沐邑送給周王姬誦小子去。又將舊地殷地朝歌僅存的殷家大商人，也就是富裕的殷家大家族遷到魯地去，他分殷民六族，條氏、徐氏、蕭氏、索氏、長勺氏、尾勺氏，稱他們為「醜類」，周文公姬旦遷庶殷于魯使醜類得有所率也！

這下真不知道誰是醜類了？殷民和歷代來附的部民被驅趕，只能遷去沐邑，人民沿途咒罵周文公姬旦，但是他們懼於衛康叔和大旄的師旅，只能遷移了。

周文公姬旦還奉送一帖詰書給周王姬誦，他寫道：「昔朕來自奄，于大降爾四國之民命乃明，致天罰，移爾遐，又今朕作大邑，于茲洛，亦惟爾多士奔走，臣我多遜，是遷殷民在前，作洛在後，是為成周。」

周王姬誦笑了！他都幾歲人了，周文公姬旦還要這樣撥弄他，周王姬誦一概不予理會，繼續過他的日子。

可是殷民來了，雖都是小戶人家，也都是有禮之民，他不能委屈殷人，還有其他歷代來附殷家的家族也都來了沐邑。更有來自魯地的嬴姓熊羸族人，他們是又氣憤又無奈的被驅趕的。

六十五歲的周王姬誦大蒐于歧陽，他率領殷民、蒲姑和奄族的徐人、嬴姓熊羸族人到空曠的地方大蒐，刈草伐薪，闢出能住人能安戶的地方，沐邑這下子真成了周人的大邑首都了。

周王姬誦很快樂也很憂心，他依著鋤頭和人民同樂，他大聲歌唱，似悲似喜的用玄女族心
音曲調念唱：

我徂東山，怵怵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，
我東曰歸，我心西悲，制彼裳衣，勿事行枚，
蝟蝟者蠋，烝在桑野，敦彼獨宿，亦在車下。
我徂東山，怵怵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，
果臝之實，亦施于宇，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戶，
町疃鹿場，鐔耀宵行，亦可畏也，伊可懷也。
我徂東山，怵怵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，
鸛鳴于垤，婦嘆于室，洒掃穹窒，我征聿至，
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，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。
我徂東山，怵怵不歸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，
倉庚于飛，鐔耀其羽，子之于歸，皇駁其馬，
親結其縞，九十其儀，其薪孔佳，其舊如何？

周文公姬旦聽聞沐邑成了大邑，宗族來往不斷，人人都去覲見周王姬誦，沐邑毫不紊亂，

他心生恐懼，既然驅趕頑民去沐邑都難不倒周王姬誦那小子，那麼他要親自去沐邑看看，到底發生何事，令他的計策不行？他才好見機行事。

乙巳，立春剛過，周王姬誦到了鎬京太廟，又到了豐。

春二月王如豐。三月，召公姬奭和西岐的宗族親人來豐相見。

猶記得乙亥年西伯姬昌自程遷于豐，那是崇人之地，崇人族長軍三句曾經不肯投降周師，軍三句借著地勢之利高築壁壘相抗……，結果，姬度那個鑼鼓強人崇的壁壘外安設大鑼大鼓百多面，天天擊鼓敲鑼，大聲鼓譟謾罵軍三句：

「崇人亂德，周師以有德伐無德，天受命，西伯姬昌——有德。」西伯姬昌再駕而降，軍三句降為周臣，西伯姬昌伐崇遷其重器崇鼎于鎬。

乙亥年周文王自程邑遷于豐，除了利用崇人族長軍三句借地勢所築之壘，驅趕八百耆人高築成靈台之外，還佔了崇人族長軍三句的舊居之地。

周文王占了崇族領袖軍三句的屋室，就著老房子擴大增建成九室，將大堂稱為明堂，四戶八牖，以茅蓋屋上，庭外有個圓形水池，因崇的匠人無法替明堂塗敷胡粉，只能用牛糞土塗敷，明堂靡靡，粒粒起疙瘩，後來周文王姬昌就是在此薨了。

三十五年過去了，靈台早就蒿草雜樹林叢生，豐的明堂也成了太廟了。周文公姬旦生怕自己的匱不管用，他想要到處都有太廟來放他的匱，可他又建築不出像中土離宮一樣的精緻的房子，只能改老房子，多放些匱在裡面了。

西岐周部落羌人知道周王來，家家奔走相告，召公姬奭帶著兒子們來豐覲見周王，周王姬

誦的輩分是他的姪子，可是他現在是周族羌人的大族長，那個周文公姬旦一直不肯放下權柄，但是就算他不肯，周王姬誦也沒讓周族羌人失望，西歧周部落本部的家人和各家族族長都來到豐觀見周王姬誦。

周王姬誦的弟弟們也都來了，同胞手足難得一處，家族女眷也都來了，人人歡喜不禁。

姬邗、姬應、姬韓都來了，只有姬唐歿了，是姪兒姬虞子來了，周王姬誦簡直快樂的不得了。

咨爾多士

周文公姬旦姍姍來遲，不是他擺譜遲到，而是他聽聞「王如豐」，是周王姬誦在豐，宗親家族都去觀見，他日夜兼程，驅車狂奔都來不及早到，待他來到豐的太廟時，周族本家的族人們已經烝祭完畢了，這下可不好了，周文公姬旦躲在魯曲阜就是怕面對這一大家子的族人，況且現在周文王的兒子們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還活著，還有女羌所生的長子蔡叔姬度、曹叔振鐸、霍叔姬處，衛康叔姬封，他又放縱衛康叔姬封驅逐霍叔姬處廢為庶人，是他叫他們同胞親兄弟鬩牆，他又命人囚禁了蔡叔姬度于郭澐，這些真正的羌人家族不會放過他的，人人都對他怒目相向了。